

凡尘晓遇
专栏

2024, 时间的交代

□李骁

2024年的晚霞,在西边天空作最后的燃烧。在时间的灰烬里,还有多少记忆时刻的微光,在我心头闪烁?

这是民间的私人记忆,是慈祥大地上孤单的行者,是无垠沙漠的驼铃声,是时代落下的一粒灰,当然,也是我生命长廊里的拓片。

我故乡的城市,新城与老城美美共存。老城处处有包浆,适合缅怀,适合独行,适合细嚼慢咽。新城处处有美景,适合消费,适合聚会,适合大快朵颐。这一年里的很多日子,我漫步老街,老街的街街巷巷,适合安妥我这一颗时常怀旧并与现实有些格格不入的老灵魂。有一天,我看见老街青石路面的草丛里,蚂蚁们正成群结队搬家,我怔怔地望着好久。

老街居住着我的老母亲,老母亲是端坐我血脉上游的人。老街有百年老桥,老桥是抚慰老街人心里面的一个老祖宗。这一年老街夏天的特大洪水,再也没有漫过老桥的桥帽。在老街河流的上游,修建了一个分洪隧洞,一旦洪水来临,实行分洪后的滔滔洪流,分流到下游的一条大江。老街人从此以后有福了,洪水季节可以睡上一个安稳觉。老街的友人傅哥,他那天早晨站在夏日暴雨倾泻的老桥头,望着上游洪水如长龙游向分洪隧洞,忐忑的心落地了。

这一年,时间的利刃也划过我心壁。夏天的一个早晨,母亲去老街赶场,她先去买了大米回家,感觉稀饭拌咸菜的味道还不错,于是又出门去买了咸菜,回家路上,一个莽撞的司机开车从后面把她撞倒在地。在医院,母亲撕心裂肺的痛苦叫喊声如刀割我心。我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呻吟的母亲,躲到办公室里翻看闲书转移注意力。后来护工告诉我,母亲有天半夜骂人了,骂的是这话:“死老头,你还不放过我啊,你是不是要我来给你做饭!”母亲骂的老头,是我离开尘世3年的父亲。我在病床前望着痛苦哼哼的母亲,母亲又问:“你爸爸是不是着急了,要催我到那边去陪他?”母亲还说:“这个老头真是狠心啊,派人来撞我,又不把我撞死。”母亲出院以后,我有天看见她擦拭着父亲的遗像,嘴里喃喃:“老头,我错怪你了,对不起嘛。”

想起这一年的一个春日,细雨如蚕丝,我与妻子去祭奠去世已一年的岳母。妻子抚摸着冰凉墓碑上母亲的遗像,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感觉岳母都在笑盈盈地打量着我。想起那一年,这个刚满50岁的母亲把城里女儿交给小镇上的我,她说:“拜托了啊,我把女儿放心地交给你,你可不要欺负她。”回想30年的婚姻生活,生活如一团布,其实大多只裁剪成很小的一段来缝制成快乐与欢喜,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当作擦洗生活污垢的抹布了。一个家的灯火下,有温柔缱绻,也有难受的心情堆积和意气行事。但我明白,此生,我们的命运已缝制在一起了,就好好保暖一起抵挡尘世风寒吧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有朗朗光照,也有灰色情绪毒素一般蔓延侵蚀着身体。我度过时间的方式、安放慌乱的心情,是一个人到城后山上,站在山顶俯瞰城市,浮想起平时自己在大街上、在房子里的状态,真乃天地一蝼蚁,所有的尘世悲欣,不是自己都度过来了吗,这样一想,顿觉豁然通泰。还有那些徒步深山老林的时间,山里树木有着浩大气场,内心被漫山深绿浸透,人在冥想中活成了植物的神态。这一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,每当拖着沉重肉身与灵魂苦苦跋涉之时,我就要去抱住一棵大树,树干里,汁液奔涌,树冠上,明媚天光如瀑倾泻,在对一棵树的拥抱里,我得到了滋养灌溉,感觉生命萌发出青翠嫩芽。大地之上,树木赐予人类恩典,正如德国诗人和哲学家赫尔曼·黑塞所说,树木是人类的庇护所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清理删除了不少微信,感觉这些朋友圈里的动态已经干扰了我的生活。不知是谁说过一句话,不要在朋友圈的动态里去窥探别人的一生,并融入自己的生活。其中有不少酒桌上激情添加为好友的人,过了几天早早忘了不知是谁的尴尬,这样的点赞是欺骗自己与忽悠他人,也挤压着心房空间,甚至让心灵失去了轻盈度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还有那些渐渐消失于灯火阑珊的不少人,他们不再参与我的生活、影响我的心情,感觉甚好。在一个短视频里,看到体态臃肿的一位前央视女主持人这样语重心长地说,“这人的一辈子啊,你得对自己与他人有一个清醒的认知,智慧的认知,这样,你对万事万物就轻松释然了”。想起当年这个大众女主持在主持一档火爆的综艺节目时,我才20多岁,可以一口气爬上山顶,可以一连做50个俯卧撑,而今做不到了,但我已与岁月达成了松弛心情中的和解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我没有远行到离故乡城市300公里外的地方。想起河南安阳64岁的“麦子阿姨”在今年秋天说过一句话:种完麦子,她就去南方旅游过冬。我禁不住心池荡漾,心生向往。我那患脑梗以后困顿于轮椅的么叔,有天在他家里,他指着墙上地图对我说:“侄儿啊,我想去一趟阿勒泰,还想去一次香港。”我弓腰,轻轻地拥抱了一下瘦骨嶙峋的么叔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我为故乡城市的报纸副刊写着专栏文章,编辑对我说:“你就尽情尽兴地表达吧。”我基本做到了,不过有时也感觉,弱水三千,我只取一瓢饮,在生活的汪洋里,我只是一个游离的小蝌蚪。

这些,算我对2024年时间里的一点交代吧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默默

□吴俊卿

很久了,我觉得应该为丈母娘写点什么,不为别的,只想为她的默默奉献,给以后留一份不该遗忘的备忘。

她是一个良善而勤劳的人,为人实诚,平时话不多,更不善于表达,这么多年过去了,在默默无语中,她老人家为我们这个小家做了很多事情。虽然那些事情平凡、细微、琐碎,以至于一地鸡毛毫不起眼,但又是这么的具体、实在、重要,须臾也不可缺少。她默默地做着,一如既往任劳任怨不计得失不图回报地做着,为了她的女儿、女婿和外孙;她无声无息、无怨无悔、尽职尽责、乐此不疲地做着,为了她的儿子、媳妇和孙女。

妻子和我平时很忙,起早贪黑地工作,常常是早出晚归,顾不上家里的清洁。丈母娘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,她一句话也没说,就默默地承担下来。我已经记不清楚老人家做这件事情始于哪年哪月哪日,反正自从那一次开了头后,丈母娘每周总会抽出大半天时间,从渝北乘坐轨道交通,穿越主城五区跨过嘉陵江,来到我们家打扫卫生。拖地板、擦拭家具电器、冲洗阳台露台、整理客厅卧室、收拾厨卫浴间、为花草浇水修枝松土,她房前屋后、楼上楼下的忙碌着,像年轻人一般,撸起袖子加油干,干得热火朝天、尽心尽力。汗水从丈母娘的额头默默滴落,她弓着身子的侧面和背影,无言地散发着母爱的伟大光辉,让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的渺小、自私与猥琐,心里不可遏止地生出亏欠老人家的愧疚和不安。

下班回到家中,丈母娘早已悄然离开,她老人家辛苦大半天的劳动成果,在房间里彰显无余,如同一场硬仗过后收获的战利品,透着几分自豪,令人赏心悦目。她用粗糙得长满老茧的双手,扮美了我们的生活,让住了十多年的老房子窗明几净、明亮堂堂,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、井然有序,瓷砖地面纤层不染,几乎能够照出人影,有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意想不到的惊喜效果。而这一切却是她用默默地劳动付出和换来的。这样的状态丈母娘一直延续坚持了下来,很多年未曾改变。老人家沉默寡言、埋头苦干的举动,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空谈误国、实干兴邦的道理,于无形间隐隐触摸到了不关乎年龄打破时空的强大力量。有好几次,她刚做完清洁正准备离去,碰巧赶上我下班回家,我当即表示:“妈,休息一会,吃了晚饭再走,我开车送您。”丈母娘婉拒了我的好意,她坚定地摇摇头:“不不不,我坐轨交也方便,没得必要开车送过去,我走了。”话说到这个份上,我不好再坚持强求。我知道,老人家客气推辞的真实原因,乃是唯恐给儿女们增添麻烦。

一天中午,我因为有事提前回家,打开房门,看见伏在客厅边上的丈母娘微微弯腰,正在用沾了一点水的柔软毛巾,轻轻擦掉银灰色真皮沙发上的少许尘埃。我连忙上前招呼她:“妈,时间不早了,我们先去吃午饭,清洁等会再做。”

我们来到住家附近的一处豆花饭馆,落座后,我把菜单递给老人家叫她点菜,原本想好好犒劳一下辛苦付出的丈母娘。她照例挺客气,伸出双手将菜单推回来:“小吴,你点,你点,我随便,吃什么都可以。”于是,我便要了老人家喜欢吃的烧白和蒜蓉肉丝,外加两碗豆花、一份炆炒空心菜、一份番茄鸡蛋汤。菜刚刚端上桌,还没夹上几筷子,丈母娘就放下碗筷,抢着要去买单。我立马制止了她:“妈,您慢慢吃,这单无论如何都该我来买,您老人家就不用管了。”她把红红的百元钞票默默放进了手里捏着的小包,有一阵子没有说话,好像在想什么问题。丈母娘匆匆吃完一碗饭后,就急着赶回我们家打扫卫生去了,老人家风风火火、马不停蹄的样子,让我心里五味杂陈,不知怎么说她才好。

她默默地来,又默默地去;她默默地行,又默默地做;默默,已经成为代表她人品的质朴印记和鲜明标签。

(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会员)

南国小城雪花飘

□廖凡

那年冬天的确有点冷,南方也普降大雪,一向被人视为温馨吉祥的雪花——也令喜爱她的人儿,领教到什么才是真正的“美丽冻人”!

久违的雪花不约而至,漫天飞舞,南方的人儿欣喜若狂: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拍雪景,也给上山的人们拍张全家福……更有雅兴者张开双手掌心向上接住雪花,慢慢欣赏起这六角形的空中舞者来,看她是如何慢慢地被热情融化,变成晶莹的水珠,然后伸出舌头舔一舔尝尝雪花的滋味。有一个小伙子脱下羽绒服,将自己塑的雪罗汉抱起抱回家。小城外的北山沸腾了,雪景成了欢乐海!

得宠的精灵四处撒欢,洋洋洒洒,一下刷白了中国大半壁江山。雪花的“粉丝”们高唱瑞雪兆丰年、雪花美如玉……沉浸在拜倒在偶像怀里的幸福中。雪花好

似也被这片多情的土地所倾倒,欲让知音爱个够,牢牢吻住南方不松口、不松口!!

热情的南儿(南方的人儿)体温在降低、在降低……终于受不了,急忙跑回家想打开空调取暖,可电停了;想洗个澡解解乏,可没气、没水;想逃向远方,然而飞机停航、火车和汽车停开……

遥望苍茫的天空,雪花还在飘,不成熟的南方经不住雪花妹爱的重托,心力交瘁,成了好龙的“叶公”!

回家团圆的游子滞留在路上,春晚的问候阻隔在大山外……

南国小城雪花飘,大雪下在故乡、下在春节,下在那个不老的年轻里!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